

I

多一點堅忍的平凡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幼年的陳玉峰以一貫敏感於圖像線條的繪畫天份，將大部份時間運用於對外在世界景物的觀察和摹寫；每每上完課回家的時候，就將當日所見所得透過紙筆揮灑塗抹，更煞有其事將手繪完稿的圖畫一一張貼在牆上，除了自己先行品頭論足外，也招來左鄰右舍的玩伴摯友一同觀賞。



一抹灰白的童年歲月

象徵新世紀的曙光，在指向東方的遠處依然綻射開來，對於在告別古老中國封建的、帝制的十九世紀，而面臨悄然來到二十世紀時的台灣子民來說，「二十世紀」只是個大變動世代的代號，意味一個即將重新來過的年代開始。

●如同新世紀一道乍現曙光乏人矚目般，一九〇〇年的台灣正從一片荒亂中漸次平復，日本人成了台灣人的頭家後的第五年，台灣人還在喘息觀望中，很

多人口中也不時流出「靜觀其變罷！」的嗟嘆聲。當時，府城的台南和台灣其他城鎮一樣，雖無全新世紀的大建設，但卻也尚是古都風貌猶存的氣度。

●台南既是府城，又是台灣自外來文化墾殖數百年來的第一古都，所有前朝遺物仍是生活的全部，無論生活空間、方式全然是熟悉而無變化的；尤其是反映在平民百姓的生活慣俗，更是一如千年來華人無止的步伐。不管是閩客人，或是來自廣大中國的各省份人，一樣按照各有的文化，在府城這個古老社會共存共榮。

台南府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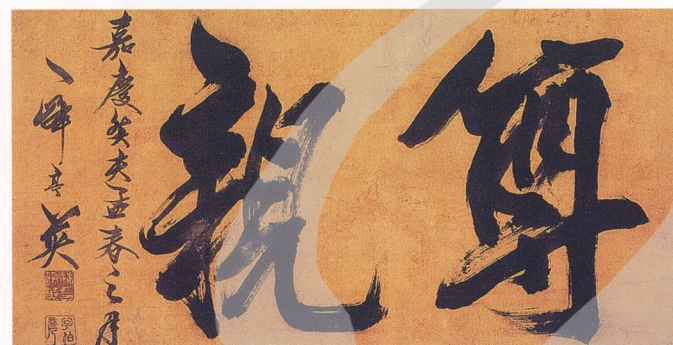
台南府城是開台首府，為今日台南市的舊稱，漢人入台之初，名為「赤崁」，是先住民赤崁社部落的稱呼。台南是台灣開發最早的城市，地理位置自然天成，有港灣屏障，也有沙洲為堤，又近大陸閩南，長期就是漢人來台的門戶，更是全島的樞紐。清康熙二十三年（一六八四），台灣正式成為清朝版圖，首設「台灣府」，隸屬福建省布政使司，下轄三縣，有台灣縣、鳳山縣及諸羅縣。而當時府治區域即限於今天台南市中區、東區、西區和今台南縣的永康、仁德、歸仁、關廟等鄉鎮；不過，台南建城時間則在清設府的四十年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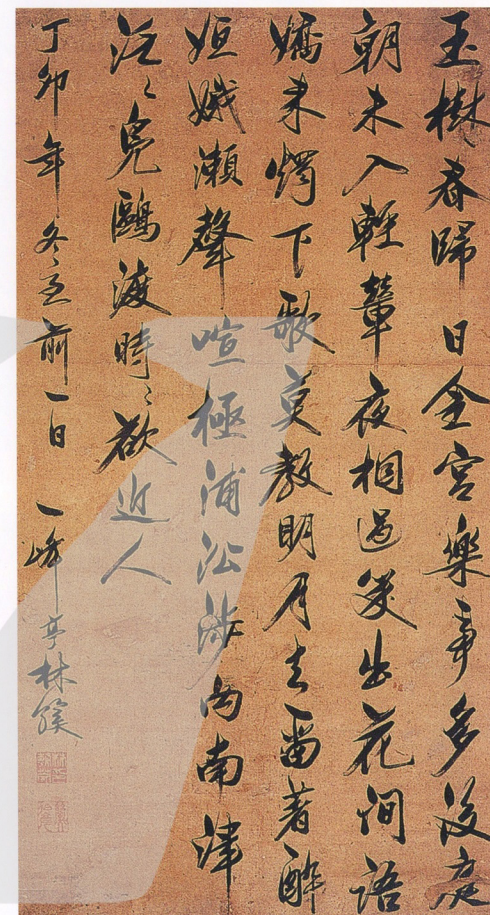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二〇年代左右的台南大東門（迎春門）附近的景色。

林朝英

林朝英是台南府城人，生於清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），卒於嘉慶二十一年（一八一六），字伯彥，號鯨湖英，自署一峰亭。他作畫的水墨花鳥寫意淋漓，有明代徐文長的身影，而書法偏好竹葉狀，即所謂「竹葉書」，其勁挺怪逸卻具明末泉州大書家張瑞圖的遺緒，當時府城人都視他為重道崇文的文仕，日本人尾崎秀真譽他是台南二百五十年間的真正藝術家。



清 林朝英 尊親 行書 1802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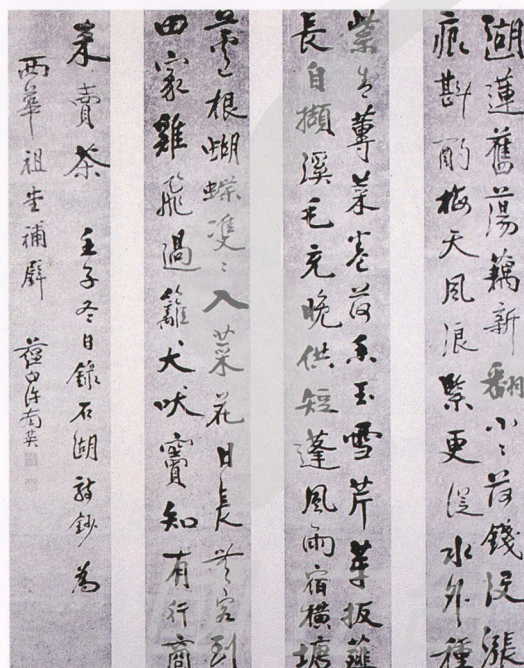
林朝英的書法作品，寫於清朝嘉慶十二年。

●也因為是多族群共生的城域，且是明清二百餘年來台灣的首善地區，官宦商賈、販夫走卒各行各業群聚，府城自有的府城文化本就有其獨傲一方的特質所在，彰顯出沿襲大陸祖籍文化的面貌，自然也就分外明晰；舉凡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和技藝的表現，不僅可視為大陸文明橫殖的延伸，更有標舉各族生

民文化大熔爐的意義。當時，除生活物資吸納盈足為全台之要外，藝文產業活動的熱絡和匯集，也是坐擁動見觀瞻的優勢，就像是一談到台灣前清文人士畫的表現，台南總以位居府城的特殊背景，必是能抬出林朝英、許南英等引領風騷的人物，來說明府城藝文發展時空中對台灣各地的影響力。

許南英

許南英是台南府城人，字號子蘊、蘊白或允白，也常自號窺園主人、留髮頭陀、龍馬書生、春江冷宦。在清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高中進士，據說他應試並非志在功名，而是心懷服務鄉里的進取；日本據台時，台民曾組織義軍抵抗，他曾任籌防局統領職，等到唐景崧、劉永福相繼棄台內渡，又在日軍懸賞緝捕的壓力下，他不得已含恨離台。許氏平生以梅自況，作畫特愛擷梅為題，其畫墨梅脫俗高潔，為時人所珍。



清 許南英 行書四屏 每屏147×25公分 1912年

●不過，府城就因為當年台灣政經軍治中心的背景，儘管人文資源雄厚優渥，各類技藝人才濟濟，風雲際會，但諸多英雄豪傑也難敵台灣固有邊疆社會和移



陳玉峰約二十歲時的留影。（提供/陳壽彝）

民社會特有社場性格，彼此競逐求生，很多自認文人階級藝人，附會在官宦豪紳國度裡以風雅自命；而不少沈浮社會基層的技藝匠司，不是湮沒在職場無情的洪流中，要不就隨波逐流以匠人身份苟活。一般人可能很難理解，號稱台灣府城的台南民間藝師，在前清一朝誰人堪當？恐怕至今仍難有人一語道明！

●按理說，十九世紀的府城中確實不乏有技巧藝高的木作、佛雕、繡工和彩繪等藝師匠人，但造成不見執牛耳高人的



陳玉峰（左一）與友人合影。（提供/陳壽彝）

情景，也相對驗證了府城民間藝匠扎根在地化未曾形勢的諸多可能；很多跡象更顯示出，生活在府城民間的各類藝匠，以府城出身自居的案例相當有限，最常見的狀況反倒是藝匠以祖籍地行事成為慣例，像與府城生活圈關係緊密的粵東大浦籍藝匠，他們對外還是習慣以祖籍地為依歸。府城在地藝匠何在？這是台南民間藝界的迷思，不過，這種混沌的幻象，一直到新世紀的彩繪畫師陳玉峰出現，才開始獲得一個較為明白的新面孔。

●陳玉峰，在台灣傳統彩繪界，是一個人人知詳的府城畫師。特別強調他是一位道地的台南藝師，最主要是在台灣邁入新世紀後的二、三〇年代，代表南台

灣祠廟宅第彩繪和宗教畫的佼佼者，府城陳玉峰的確是個響叮噠人物。只不過，當大家想進一步瞭解陳玉峰技藝養成的藝作生命歷程，卻不免失望他那段兒時生活情景的幾近灰白。

●陳玉峰在世有一甲子的生命歲月，近四十個寒暑的不懈習藝創作，在他兒時十餘年的成長中，所見所聞對他日後的影響到底為何？他的近親、好友無人描述得清楚，因為來自各方的「聽說」，最後總變成是唯筆觸。但是，正當無數個「聽說」連綴成一幅略帶寫意的素描圖稿時，童年的陳玉峰似乎也浮現出蛛絲馬跡；事實上，有一種隱然供人窺探的玩味氛圍，好像也真的凝結了起來。

堅執所愛，一意丹青

●陳玉峰，本名叫「延祿」，出生的年代正好是新世紀開始的年份，西元一九〇〇年，為中國庚子年，當時世界是浮動的。

●西方強權船堅砲利叩關東方，一直以老大自居的中國滿清王朝已成黃昏帝國，為歐美列強侵擾的外患和孫中山主導革命的內憂作困獸之鬥；而台灣則淪為日本軍國的禁巒已達五年，也就是明治三十三年，陳玉峰這年新春的農曆二月一日，在現今台南市東區青年路二二六巷辜婦媽廟邊的合院大厝出生，此時台灣子民正為日本新政權的到來努力調整生活新步調。

●尚在傳統中國文化下生活的陳家，在面臨新世紀到來而降生的陳玉峰時，並無對他有任何特別舉動來誇示，因為陳玉峰的父親陳俊傑，自高雄鳳山遷徙至府城台南所經營的小生意，正同時遭逢



陳玉峰的母親王霞娘。
(提供/陳壽彝)



陳玉峰的大哥陳延九。
(提供/陳壽彝)

政局大變動，和經濟景況低迷的衝擊，何況陳玉峰且是家中第四胎，上有二個哥哥陳延九、陳延年和一個大姊陳凌花，以當年陳家的經濟實力，可說是無餘裕再為新添的男丁創造任何歡慶的奢侈。

●陳玉峰家庭是台灣一般人家平凡，「顯赫家世」對陳家來說只是虛幻的世俗用語。

●清同治年間，陳玉峰祖父陳侯田和二哥陳侯約自福建泉州浯陽偕同東渡來台，剛開始陳家兩兄弟先落腳今天高雄縣鳳山市的阿里港一地，並以掘賣磁土為生。清光緒初年，陳侯田的兒子陳俊

傑因經商的需要，決定離家遷到府城台南，且在東菜市場青年路一帶住下，數年間生下了長男延九、二男延年、長女凌花、三子延祿（即玉峰）和二女雪花等五個子女。不過，如此原本可和樂共享天倫的平凡家庭，卻在明治三十五年（一九〇二），即陳玉峰出生後的第三年，因父親積勞病發害溘然逝去的遽變，使陳家立刻陷入一片愁雲慘霧的不安情境中；尤其是年僅稚齡三歲的陳玉峰，更處於家人無暇兼顧的窘況中。

●從小失怙的陳玉峰，看著母親王氏霞娘每天為了家計操勞，而兄姊們也為各自生計奔波東西，雖然在家仍能獲得母親的照料疼惜，但也因為自己處處表現出獨立自適的性格，不僅讓家人能用較為放心態度相處對待，也間接使自己在失親後，仍得以最短時間打開矜持畏縮的心窗。

●幼小的陳玉峰在家人少一份的關照下，也和一般小孩一樣，常趁母親兄姊

不注意時溜出家門到街上遊逛，而且還玩得樂不思蜀，最主要是住家臨近熱鬧的東嶽帝廟一帶。

●眾所皆知，今府城民權路的東嶽帝廟為府城人尊奉東嶽大帝的一座老廟，廟區所在自清代以來就是府城人生活聚集的老街區。而廟前兩旁老街上的商店門市，一直都以民間信仰所需的器物產銷為大宗，像祭祀用的神佛雕像、廳堂法會懸掛的人物彩畫圖像立軸，或各類用途的書畫裱褙店等等，整個街區自古就流泛著府城民間藝術文化生活的意涵，這對從小就充分表現靈動好奇，且喜歡觀察的陳玉峰來說，也幾乎很自然變成他最熟稔又貼近的遊樂天堂。甚至有時候，在他出門把玩留連這些充滿古典、幽祕、玄妙趣味的傳統圖像後，進得家門時還會立刻拿起筆和紙依樣塗鴉自娛一番，而他這種自發性的動作中，隱約間也似乎顯露出他那特別敏感的繪畫天賦。



陳玉峰「婚禮儉約」圖稿（提供/陳壽彝）

●明治三十一年（一八九八），總督府發佈「公學校令」和「公學校規則」，把原有的國語傳習所正式改為公學校，並規定學齡八歲小孩開始入學；此後日本人在明治三十八年（一九〇五）又實施「公學校制度」，被日本人統治的台灣人終於也有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機會，三年後的明治四十一年（一九〇

八），已屆學齡八歲的陳玉峰，儘管家庭經濟並不算寬裕，但還是在家人呵護疼惜下跟別的小孩一起上學接受基礎教育。

●公學校的初等教育帶給陳玉峰什麼樣的刺激或影響，陳玉峰本人並無特別提及，唯一可確知的是陳玉峰在公學校習業的六年期間，顯然並沒有太專注於學校的課業。他仍以一貫敏感於圖像線條的繪畫天份，將大部份時間運用於對外在世界景物的觀察和摹寫；他每每上完課回家的時候，就將當日所見所得透過紙筆揮灑塗抹，同時，更煞有其事將手繪完稿的圖畫一一張貼在牆上，除了自己先行品頭論足外，也招來左鄰右舍的玩伴摯友一同觀賞。尤有甚者，陳玉峰這種洋溢娛人自娛趣味的繪畫表現行為，還因此引起同學間的爭相走告，不少人紛紛向他索畫珍藏為貴，讓他對自己繪畫才華更加得意自信，也促使他日後從事繪畫工作的興致更加濃郁。

●不過，陳玉峰如此熱衷圖畫的行徑，就一個在學的小孩來說，可被視是幾近荒廢課業的沈迷程度了！情況嚴重到陳玉峰媽媽都心覺不安和不解，更對他每日邀聚狐群狗黨展畫取樂作法大感困惑，甚至生厭且不耐。有一天，終於用不放心的語氣對他說：「阿祿仔，該收收心了罷！」問題是，以當年由日本人操控的簡陋公學校學程內容，那能滿足一心靈動於筆劃奧祕的陳玉峰，他雖沒有表現出違忤的意思，卻也沒表現出順從的回應，仍是以最能盡情揮灑創意的作畫方式來主張他的鍾愛。

●媽媽的規勸，顯然改變不了陳玉峰對繪畫樂趣追尋的心意，但也沒有因此舒緩母子兩人在繪畫這檔事的歧見；媽媽怪他不專心學業，他倒向媽媽理直表示繪畫是他的志趣！小小年紀的陳玉峰，在這方面表現得果真像個大人，心智是早熟些，態度也相當堅決。直到有一天，陳玉峰堂哥陳延齡適巧來訪，這位

自小進塾學文，漢學基礎厚實，也熟稔傳統詩詞且在今東門路上新樓醫院傳授英國人漢文的老師，因為不忍陳玉峰自小失怙，又見陳玉峰有志繪藝，就主動栽培教導，在聽取孀孀對陳玉峰的怨言，卻又親睹陳玉峰精彩的畫作後，以平心靜氣口語反向孀孀表示：「難得阿祿仔有此天份和興趣，我看他將來生涯中的成就都在這裡了！倘若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允許阿祿仔繼續升學到高校取得資格，那不如就讓他朝繪畫這條路去發揮，千萬不要去禁戒或阻撓他的興趣，應以促成他日後的繪畫事業才是。」

●陳玉峰媽媽聽聞姪子延齡如此勸解，終於寬心不少的表示：「既然如此，那就聽你的。」至於滿腦子早是繪畫的陳玉峰，一經堂哥緩頰如遇貴人相救般鬆了口氣，且還私自竊喜從此日後無拘無束，可以盡情呼吸日日與畫為伍的自由空氣了，陳玉峰也因此具備紮實的漢學素養。

陳玉峰早年手稿

陳玉峰平時所作的畫稿，如構圖採橫式作法，一般在應用建築彩繪實務上，都會配置木構件或牆壁，尤其寺廟兩側灰泥壁畫使用情形較常見。



陳玉峰「完壁歸趙」圖稿
(提供/陳壽彝)